

刘成信 / 主编



(百部)卷五
· 当代部分 ·

刘兴雨集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百部)卷五

·当代部分·

刘成信/主编



刘兴雨集

LIUXINGYU JI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杂文百部. 当代部分. 第5卷. 刘兴雨集 / 刘成信主编; 刘兴雨著.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3. 5

ISBN 978-7-5534-1632-8

I. ①中… II. ①刘… ②刘… III. ①杂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65519 号

刘兴雨集

出版人 吴文阁

作者 刘兴雨

主 编 刘成信

责任编辑 马忠平 王 芳

封面设计 龙震海

开 本 650 mm × 950 mm 1/16

字 数 80 千字

印 张 12

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吉林音像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北方卡通漫画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邮 编: 130062

电 话 总编办: 0431-86012893 发行科: 0431-86012770

印 刷 湖南华商文化商务有限公司

ISBN 978-7-5534-1632-8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431-86012893

《中国杂文》(百部)

总序

刘成信

一

人类的文学艺术,源远流长,丰富多彩。随着社会的推进、发展,其分门别类日益精细——从最初的歌曲、舞蹈、神话、故事等逐步演绎出诗、散文、小说、戏曲。直到二十世纪初,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融合,又有了电影、电视剧等。

有一种文学艺术虽然在中国问世两千余年,由于后人未给予“名分”,以致到二十世纪初,才从文学艺术谱系中分野出来,这就是古老而年轻的杂文。

人类和自然界大体都遵循适者生存的法则萌芽、生长与消弭。两千多年来,杂文本应与小说、诗、散文、戏剧、音乐、电影等姊妹艺术一道,繁花似锦、根深叶茂。然而,它没有像先贤们渴望的那样,而是纤弱的,时生时灭,时有时无,同其他汗牛充栋的文学艺术作品相去甚远。

二

时序到1915年,中华文学艺术宝库迎来新曙光,一个精灵出现了——杂文在多灾多难的中华大地,被一些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接受了!



杂文这个新成员一俟来到华夏，其特性便与众不同——首先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它主张顺应历史潮流。它不重复生活，不还原历史，不演绎过去，而最突出的展示将来，预期社会走势，判断人间是非。

杂文一俟来到华夏，便告之，它向往和平、民主、科学、自由、平等、人道、富裕及真善美；杂文憎恶专制、昏聩、愚昧、野蛮、特权、贪婪、奴性、虚伪及假恶丑。杂文与其他文学艺术既相通又有自己的特性。

杂文一俟来到华夏，就融于文学大家族，与各种文学艺术形成天然的血肉联系。它不像小说那样刻画人物，而是粗线条勾勒人与事；它不像诗、散文等那样纤细、抒情，而是明白如话，开诚布公。但杂文能够调动各种姊妹艺术如寓言、故事、说唱、戏曲、元杂剧等“为我所用”。

杂文一俟来到华夏，它就友好地“拿来”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多种文化元素。它不是政治学，但只有不迷失政治选择，才能解析身边社会的变数；杂文不是社会学，但只有掌握瞬息万变的时代脉搏，才能适应人间丛林法则；杂文不是历史学，但人总应拨开历史雾障，略知历史长河的走向；杂文不是生理学不是心理学，但它能解剖人性、解读人生，理顺人际关系；杂文不是方法论，但它无处不闪烁着思想方法的光芒；杂文不是文艺学，但它评价文艺现象既深刻又形象；杂文不是美学，但每篇优秀杂文无不抨击假恶丑，无不向往美、赞扬美……



理解杂文、认识杂文，才能与杂文为友，才懂得杂文的大爱。杂文真的是半部百科全书。

三

杂文打捞历史风尘，知耻近乎勇。杂文对于文化批判，社会批判，历史批判，人性批判，世世代代惹来不知多少是非。

嫉妒杂文、讨厌杂文者，甚至欲将杂文从百花园中斩草除根，所以，杂文往往难以长成大树，多少代都不能像其他文学艺术那般枝繁叶茂。有人说杂文偏激，有人说杂文片面，有人说杂文招惹是非，更有人对杂文产生各种各样的误解。以至于把杂文称为乌鸦，恨不得把一切不祥之物都推到杂文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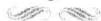
杂文，曾为作者“惹”下多少祸根，有人曾因杂文葬送自己的大好前途，多少代杂文人曾为自己带来难以洗清的污秽。

然而，实践证明，杂文确能为民众造福，世世代代多少志士仁人，曾为杂文洗刷了一切不实之词，它为人们启蒙，越来越受人们欢迎。

四

本书作者共计三百八十位，分当代、现代、历代。

我们试图把1915年《新青年》“随想录”诞生前的杂文划为历代，1915年到1949年划为现代，从1949年到当今划为当代。



1915年“随想录”之前称之为杂文,主要是根据作品性质、特点,而不是按刘勰在《文心雕龙》所谈的“杂文”。

当代作家选五十位,每人一部杂文,五十篇左右。另有合集十部,每部二十几位作家,共二百多位作家,四百多篇作品;现代作家二十位,每位五十篇杂文,七万多字,另有四十多位杂文作家,十部合集;最后选七十多位历代杂文作家,均为合集,每篇作品都有注解、题解、古文今译。

当代五十位杂文作家大体是根据五点遴选的。

一、杂文创作时间超过二十年;二、曾创作有影响的杂文作品在三十篇以上;三、曾创作经典性杂文作品;四、作品强调思想倾向的同时,艺术性也不为之忽视;五、曾在国内组织带领作家创作杂文卓有成就者。

二十多年来,我曾在助手们协助下选编各种版本杂文集五十余部,选编如此大型杂文丛书,对我是一种尝试,深知其难度。这部《中国杂文》(百部)整整花费我四年时间。杂文作品浩如烟海,读数百册杂文集、数百万篇杂文作品,难免挂一漏万,特别是这部大型丛书在国内尚无参照系,错讹在所难免,恭请诸位指正。

选编者 2012年11月10日

于长春杂文选刊杂志社



杂文近乎宗教

刘兴雨

人一下子从士兵突然当上了将军,那是什么感觉?听到《中国杂文》(百部)主编,我尊敬的刘成信老师告诉我这套书中有我一本时,我就有了这种感觉,兴奋而又惶恐。2010年夏天,参加完在北海举行的全国第四届杂文笔会之后,我发出过这样的感慨,杂文近乎宗教。

何以发出这样的感慨呢?我看到,杂文编辑和作者们就像传教士,虽然面临不解的目光甚至面临被迫害的威胁,依然不改内心的追求,不改传道的热情。他们的教义就是真善美,是民主、法治、人权、公平与正义。杂文能说出人们的心声,给困惑而不平的人们带去抚慰、正义和同情。一本本杂文集就像经卷,一篇篇杂文好似经文,它不让人麻醉而叫人清醒,不让人沉沦,却使人振奋。

杂文是充满忧患与挚爱的心灵发出的并不悦耳的声音。有时是含泪的嬉笑,有时是忍痛的挑剔。杂文是自由的心灵写出的并不自由的文字,是一个人对社会人生的真知灼见,用曹雪芹的话说“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按理说,选择哪一种体裁进行写作完全是个人兴趣,就像我,当年就曾狂热地喜爱过诗歌,也热衷过文学评论,出过诗



集,也出过评论集。可对杂文很长时间内都敬而远之,觉得可望而不可即。二十多年来,就不知好歹地写着。感谢各位勇敢的编辑,让这些东西没有成为抽屉文学。我知道,编辑往往承担着比作者更大的压力,所以对杂文编辑我一向怀着深深的敬意。

在我们这块土地上,什么都可能变得复杂起来。乖巧的人往往回避杂文这种体裁,因为它容易暴露自己的爱憎,表现内心的是非。选择杂文仿佛与仕途有碍,一般仕途顺遂的人往往回避它。选择杂文这种文体有时是需要一点儿勇气的。也许我终于六根不净,也不是走仕途的料,也没有修行到心如古井的程度,看到不公不平还忍不住要发声。尤其鲁迅要把无声的中国变成有声的中国的主张,浸入我的骨髓,使我不由自主地信奉:“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好的杂文要求于人的太多:勇气、人格、学识、智慧、文笔,几乎缺一不可。写杂文与编杂文的人都有点儿像前线的战士,有时他们拉响炸药包的时候,可能自己也跟着玉石俱焚。所以鲁迅主张堑壕战,没事可以放点儿冷枪,还可以在堑壕中娱乐。虽然如此,写杂文依旧是危险的行当。看到写杂文的前辈和同行不断落马,总是于心有戚戚焉。可我要说,写真正杂文的人都是民族的赤子,祖国母亲应该保护他。

说杂文近乎宗教,但毕竟与宗教不同。它不需要像教主一样被人供奉,顶礼膜拜。只要迎来了春天,哪怕自己过早凋谢,甚至化为尘土。

2012年8月17日于本溪



目录

老爸呀,你干啥辞官	1
乾隆致文人的一封信	4
得民心者得天下吗?	8
赫鲁晓夫的可爱之处	12
文化名人的悲哀	15
慈禧做的一件好事	19
吴刚捧出伤心酒	23
皇帝们的闹心事	29
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	34
岳飞死因探微	38
很遗憾,我只能牺牲一回	42
五四运动的背后	46
陈独秀为何不去延安	53
斯大林的微小缺点	58
林肯死因别解	65
我也有个发现	69



范仲淹看望小人首领	73
思想的作物这样生长	78
最后的试卷	82
应该让谁瞧得起	91
让庙里没有屈死的鬼	94
领导们共同的缺点	97
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	100
人何以变成禽兽	104
动人的排练	107
隋炀帝启示录	110
人的三根软肋	116
良知丢失在哪里	119
夫妻在一起有罪	122
杰弗逊的账单	126
差等生丘吉尔	132
假如江姐活到今天	136
三位一把手	139
和尚为何把经念歪	143
这个魔鬼怎样醒来	146



心平气和说出卖	149
为何视生命如儿戏	152
成熟，难矣哉	156
秦桧不跪的申请书	160
印象决定命运	163
请鲁迅原谅	166
可怕的循环	170
我愿丧失部分记忆	175
不必害怕野心家	178



老爸呀，你干啥辞官

夕阳收去了最后一抹余晖，终南山在暮色中只留下一道轮廓。陶渊明父子锄草归来，一前一后，走在乡间的小路上。陶渊明也许在构思一首新作，一直不说话。突然，有个土坎儿绊了他一下，好悬没摔倒，儿子赶忙上前扶住。一边扶他走，一边打开了话匣子。

爸，你何苦辞官还乡。看你整天累得这样，当初你要不那么冲动就好了。县吏让你接督邮你就接呗，有啥呀？当官的迎来送往，就像农民锄草种地一样，正常得很。你要烦他，就把他当成孙子，或者干脆当成猴子，那样你心里就平衡了。你不为五斗米折腰，知道的人说你骨气，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没水平，或者犯了生活作风错误呢。村里小孩儿一见面就问我，你爸怎么不当县令了呢？腐败啦？

你在《归去来辞》中说，田园将芜胡不归？咱家那几亩破地荒就荒呗，老惦记它干啥？在县里你是县令，没谁吃的还能没你吃的？咱家那点地就能种豆，豆子还不爱长。你自己不也说，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你辞官不做回来了，倒挺潇洒。其实，人家巴不得你把那个位子空出来，自己好坐上去呢。这回可倒好，你有病高级病房也住不上了，过去那些溜须拍马的都躲得远远的。前年咱家着大火，一趟房子全烧了，害得咱们在船上待了半年。你如果当县令，房子早盖上了，可能还会给装修呢。

你以为回乡就心静啦？这世上哪有你说的桃花源？那些保长里正的动不动就催租要粮，还不给现钱，净打白条。你要是还当县令，那就是老虎拉车，谁敢哪！

你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你想乡下俺也不反对，有空回来看看，也不用鸣锣开道、前呼后拥，廉政嘛。不用八抬大轿，有一乘小轿就行，亲戚里道的看着也脸上有光。没事钓钓鱼、烩点儿苞米，烧点儿土豆，都行，干啥动真格的？整天除了鸡鸭鹅狗和鸟叫，连点儿动静都没有，扭秧歌的都不稀上这儿来。

现在你一个人倒自在了，整天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可把我们一家全都坑了，想上贵族小学都上不了。你这是幸福你一个，苦了一家人。那终南山整天看有啥意思，不就那个样儿吗？

你以为你有才就行了？这年头儿，谁官大谁才就大。写七扭八歪的字就到处题词，写狗屁不

通的文章就能出书。你诗写得倒好，连发表的地方都没有，想出书连书号都买不起。你要是还当县令，那些富婆大款怎么不得赞助点儿，他们找这机会还找不到呢。

现在可倒好，你诗兴大发，写完连个欣赏的都找不到，更别提切磋了。那些老乡跟他们喝点儿酒还行，可你的诗谁懂啊？连个叫好的都没有，多没劲儿。

你嫌官场污浊，你不会出淤泥而不染？不同流合污，凭良心干活，靠本事吃饭。只要咱们不昧良心，不欺压好人，不搜刮百姓就行呗。干啥偏得回来？你如果是让贤倒也行，可你只图清闲，不是没有责任感吗？

陶渊明听儿子说起来没完，就说，你小孩子家懂得什么。儿子不服，怎么不懂？你不就是猛志固常在，猛志逸四海吗？整天在这没有栅栏的笼子里，有多少猛志也白费。那官呀，好人不当，坏人就得当，与其让坏人当，不如让好人当。好人当官，老百姓还能少受点儿欺负，少遭点儿罪。像你现在这样，整天喝大酒，不把人都喝废了。

陶渊明听了这些，似有所悟，默然良久。忽觉有什么挡住了去路，一看是小院柴扉，哦，到家了。

【选自 1999 年第 2 期《杂文选刊》】

乾隆致文人的一封信

列位文人：

朕整日忙于治理天下，有闲暇还要打打猎作诗，本没闲心写什么信。可有些文人总是怀才不遇，好像朕等亏待了尔等，朕不得不代表历代皇帝，说说我们的隐衷。

尔等所以愤愤不平，实在是中了“学而优则仕”的毒。觉得有满腹诗书就可以治理国家了，其实治理国家哪里有那么简单，这里的学问大了。一个人既要有学问，还要有实际处理问题的本事，不是说上一两句子曰诗云就能济事的。

就说你们一直为之抱不平的贾谊吧，他是挺有才能，写了《治安策》，又写了《过秦论》，都是探讨治国得失的。可治国总要看当时的实际情形，对症下药，当时的汉朝只宜休生养息，不宜再折腾。这些，汉文帝心里明明白白，所以，汉文帝召见贾谊时，只和他谈鬼神而不谈苍生。唐代诗人李商隐抱怨汉文帝，说他不问苍生问鬼神。其实，一个天子能找一个二十多岁的小青年问问

鬼神也是抬举他了。

苏轼当算文人中的大腕儿了，可他年轻时写的《策论》也是愚不可及。他说范增和义帝有君臣之分，应为义帝诛项羽。这不开玩笑吗？当时群雄逐鹿，各为其主，范增的主是项羽，他怎么能诛他呢？苏轼又说诸葛亮只要数十万金，就可以离间魏国君臣，举兵灭之。这更是不审情势、大言欺人的书生之见。要是此法可行，历朝历代也不必用兵动武了，只消用钱疏通一下就完了。这是三等商人的想法，亏他想得出来。

文人总是这也看不惯，那也看不惯。别的看不惯也还罢了，朕身边就那么个和珅体贴朕，你们也看不惯，这怎么行？文人还总是多愁善感，这和残酷的政治水火不容。文人看不到政治的复杂、凶险，以为凭热情、真诚即可做官。所以遭受挫折或排挤后往往心灰意冷，或者干脆同流合污。文人往往单纯，由于单纯便希望政坛也单纯。政坛如果也单纯了那还成其为政坛吗？政治家玩弄权术就像文人摆弄文字，是一种需要，这一点文人常常觉得不可思议。还常常作诗发牢骚，不让他尝尝文字狱的滋味儿怎么行？

文人感情脆弱，见不得丑恶，见不得残酷。唐代诗人高适说什么“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长官如都不拜，那当长官还有什么意